



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书系

袖

理想与现实
的纠结

刘述先 著

刘述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理想与现实的 纠结

刘述先 著

本书由学生书局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与现实的纠结 / 刘述先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
(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书系)
ISBN 978-7-5463-4559-8

I. ①理… II. ①刘… III. ①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②西方文化-研究 IV. ①B222.05②G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537号

理想与现实的纠结

作 者 刘述先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瓦 当
责任编辑 宋 春 史 宁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3398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559-8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书系

自序

三年来不觉又积累了不少文字。这适当世局激烈动荡的时刻，我的思考与写作也明显地反映了这样的征状。这次收了几篇让我们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脉动的文章，认识周遭世界的情况，这才得以更深一层使我们体认到价值重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走向二十一世纪，我察觉到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趋势在同时进行着。一方面整个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不可分割地紧密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多文化主义的热潮正给予我们强大的冲击，有越演越烈之势。统一与分裂，一元与多元，向心与离心，两方面竟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了一种紧张与回旋，令人难以适从。

正是为了回应这个问题，近年来我致力于给予宋儒首先提出的“理一分殊”以全新的现代解释，在宰制划一的“绝对一元主义”与分崩离析的“相对多元主义”的对立的两极之外，另觅第三条路。既寻求通贯的共识，又鼓励多样的表现，在两方面找寻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均衡。无论在世界、国家、或者个人的层次，都要以此为规约原则，这才能够有希望在迷茫之中觅得指路的南针，走上一条康庄的大道。

在长时期追寻探索的过程之中，我学到了两项重要的睿识。首先我渐渐明白系统哲学的追求并不要求“蓝图”的建构。瞬息万变的世界不容

许同一个计划千年万世永远不变，用激烈的手段去追求乌托邦幻想的实现，很少不陷入灾难之中。建立了不可动摇的终极关怀之后，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掌稳舵盘，指向理性、仁爱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航线，作永无休止的旅程，不容许有片刻的懈怠。其次，理想的境界固然必须好好护持，决不可听其失坠，但我们却不可以把向往的理想误认作眼前的现实，明末王学末流所谓“满街皆圣人”正坐此病。理想之可以下贯到现实是一回事，理想之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又是另一回事。两方面必须互相平衡：一方面当下即是，无所亏欠；另一方面永远不足，努力不懈。这样理想与现实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而君子以自强不息。对于事物必须同时采取彻底理想主义以及彻底现实主义的观点，才不会流于一偏，产生不良的后果。

本书共分三部。由第一部分可以充分感觉到时代的脉动，亟盼由世变的角度去探寻价值重构的方向。第二部分致力于对传统的理念如“内圣外王”、“理一分殊”、“两行之理”等作出创造性的阐释，这些文章需要受到严格的学术标准的检证，却又不缺乏现代的意义与重要性。第三部分检讨美、日、欧洲文化呈现的景观，通过互相观摩比较以自培慧识。全书内容涉猎极广，却不乏统一的宗旨，正好符合我想要凸显的“理一分殊”的主题，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刘述先
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自 序	001
第一部 由世变看价值重构的方向	001
一、时代的脉动三章	003
1. 走向二十一世纪	003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出路	005
3. 多元主义的隐忧	008
二、从海湾战争看世界的未来	013
三、美国暴乱展示的社会文化危机	023
四、由世变的角度对于文化问题的再反思	033
五、宗教信仰与世界和平	046
六、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现代的重建	054
第二部 对于传统的创造性的再阐释	083
七、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	085
八、由权威到威权	104
九、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	113
十、“理一分殊”的现代解释	126
十一、“两行之理”与安身立命	152
十二、有关理学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再反思	195
十三、朱熹的思想究竟是一元论或是二元论?	215
第三部 世界文化的观摩比较	235
十四、有美国特色的当代美国宗教哲学	237

十五、 论私有化的趋势	273
十六、 对日问题四章	287
1. 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必要以及应取的态度	287
2. 论中日民族性格的差异	289
3. 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点感想	292
4. 由南京大屠杀引起的感想	294
十七、 哲学家旅行记	299
附录	327
五年来的学思	329

第一部

由世变看价值重构的方向

一、时代的脉动三章

1. 走向二十一世纪

一年以前，美国的福山写了一篇文章论“历史之终结”。他的意思是，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共产极权，意理上既无争议，则历史乃告终结；人类没有了大的问题，不免会感到无聊，一直要到有新的意理争议起来，才会有新的历史发生。我当时对于这种论调的直接反应是，福山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了，世界上只要有利比亚的格达费这一类的狂人存在，就难有安枕之日。哪知冷战刚刚结束，就有波斯湾危机发生，冒出了萨达姆这样的狂人，把整个世界卷入了旋涡之中。历史的发展根本没法子预卜，何言终结！乃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我们只能就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水平线，进行一些反思。

十分奇怪的是，现在竟然有两个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潮流正在席卷着世界。一方面由于交通与信息的发达，人类逐渐生活在一个全球的村落之中，第一、第二与第三世界的命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最富于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英法海底隧道已经接通，可望于三年之后通车。岛国的孤立自外的形势，撒切尔夫人的负隅顽抗，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迟早英国终必纳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体系之中，北欧与瑞士也有可能加入，将来欧洲可能使用同一货币。这明显地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统一的趋势在发生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苏联的铁一样的控制已经不再存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自主，观察家推论，不出数年之间，苏联的中央集权便要瓦解。同时世界上各民族、各宗教都普遍要求肯定自己的传统，有时不免陷于剧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南非的种族隔离，爱尔兰新旧教派的冲突，是老问题。

而海湾危机，无可讳言地，背后隐伏着伊斯兰教徒与白人支持的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的深仇大恨以及无可避免的争斗。印度最近则爆发印、回之间的纠纷。很明显地，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分离的趋势在发生作用。一个外星人骤然降临到地球之上，想必会被这种奇特的景观弄得莫名其妙，很难把握到其间极端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思想的角度来观察，过去的正统或大一统的观念是无可避免地过时了，白人中心或男性中心的意理受到强烈的批评。启蒙时代的理性是浅薄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多元的解放的心态。然而在另一方面，难道我们竟需要无保留地去接受相对主义的思想吗？价值要是没有相当定准的话，那么我们竟然会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反抗纳粹，“权力即正义”会变成唯一的选择！人们固然应该珍惜自己的传统，但要是完全废弃“古典”的观念，把《汤姆叔叔的小屋》与莎士比亚同列，把流行漫画与热门音乐和梵高、贝多芬放在一起，只怕最激进的人扪心自问，也会感觉有点不伦不类吧！各色各样的人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仍然必须寻求一种宽松而低限度的“共识”，这才可以让大家和平共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开创一个互相争奇斗艳的局面。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经验虽不能直接搬到现在应用，但中国人的天下意识、王道精神、“理一而分殊”、“生生而和谐”的理念，如果加以适当的重新解释与改造的话，仍可以有丰富的现代的意义。

现代科技文明无论多么进步，仍然得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基本问题。过去不用钱买的空气和水日益受到污染，将来可能会变成贵重的商品。家庭的纽带松开，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日益淡薄，将来要怎样找到感情上的依托呢？而生物遗传的技术日进，试管婴儿、借胎生育一类的伦理、法律的问题究竟要怎样解决？同时人的寿限越来越长，却越来越感觉到空虚无聊，人要怎样建立自己内在终极的关怀呢？这些都是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必须面对的严重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人类不至于走上

自毁的道路，而必须依靠我们的智慧与毅力，开创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原刊于《二十一世纪》第三期，一九九一年二月)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出路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九八九年会发生这么多震人心弦的大事情，如今蛇年——己巳的除夕在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的震荡余波未了，正需要我们作一些哲学层面的反思。

民主毁灭？还是自由万岁？

近至一九八三年，法国著名的记者、哲学家拉威尔(Jean-Francois Revel)还出了一部畅销书：《民主如何毁灭》(*How Democracies Perish*)，开宗明义便说：

民主可能终究不过是历史的偶然而已，一个短短的括号就在我们眼前终结了。……从那些促使它毁灭的力量的成长速度来判断，它会再持续两个世纪多一点就完了。

但是不过几年时间，这种说法就被一种相反的论调所代替。一九八九年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认为西方理念的胜利显而易见，除了西方自由主义以外，已经找不到任何足以替代它而且具有活力的体系，这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而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会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普及于全世界。依他的说法：

“后历史”时期将不会有艺术或哲学，只剩下对人类历史博物馆的永久性照顾工作。或许，可预想到历史终结后的“无聊世纪”情景，正可以刺激历史，再重新开始。

福山的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我就很难想象无聊世纪的来临。福山过分夸大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力量，事实上西方民主还难以在东欧与苏联生根。而且即使西方民主席卷全世界，也不表示历史的终结。各地民主的实质内容并不一样，彼此的利害冲突不会消失，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地球的公害不断加剧，人类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唯一可以说的是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世界上还有格达费那样的狂人，要是掌握了核子武器的秘密，也就难以避免〇〇七式的故事的桥段。总之，历史是难以预测的，谁要去预言历史，谁就不了解历史的性质。这种过分偏颇的意见是不值得我们重视的。

思想的结怎么解开？

但是福山的论调也传达了一个信息：现在流行的哲学思想又由马克思倒回到黑格了。苏联近数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发生急剧的变化呢？由此可见决定变化的不是外在客观的物质条件，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先改变了，这才去推动改革。大概不需要多少时间，就会把华沙公约和大西洋公约的组织瓦解，将欧洲和整个世界带进一个新的情况。这不是说物质条件不重要，而是说这些条件一定要通过解释，在人的意识内部发生转变之后，才能够引致更根本的变化。

三个因素的健康互动

未来的出路也决不会是全盘西化。西方的贡献是提供了民主的政治架构，这样的大气候是不可能逆转的，远东的骨牌也终会一个个倒下来。但资本主义的经验既不是可以重复，甚至也不是可欲的经验。美国对于资源的浪费与霸占可以说臭名昭著，未来的人类不再有这样的资源去浪费与霸占。而美国人渐渐丧失了他们的工作伦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已由债权国沦为负债国，有识之士早就在忧虑他们会在将来更进一步地落后于受到儒家伦理影响的日本。连沾上了资本主义习气的台湾也给人以不良的印象。

大陆未来的希望仍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三个因素之间的健康互动之上。我们既不能叫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数十年的马列主义的灌输突然之间消失不见，就只有尽量发掘在里面可以利用的资源，把它们积淀的负作用限制在极小的限度，同时吸收西方的长处加以转化以适合我们的国情，作出一种新的综合。当然这只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事实常常够不上这样的理想，但我们却不能够轻易放弃这样的规约原则与理想。

最近捷克的革命，选出哈维尔(Vaclav Havel)当他们的总统。他是荒谬剧场的大师，过去二十年间不断坐牢，不断奋斗，如今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但他强调的是，走入新时代每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决不是向钱看的物质主义。他说：

在每一个人之中都有某种希祈，渴慕人性，合乎正义的尊严、道德的完善、对于存有的自由表达，以及一种超越世间存在的感觉。

不只我从来没有听过东方的政治领袖讲出这样的话，连西方的学院哲学家也讲不出这样的话。哈维尔所表现的理想主义正是现在西方社会所缺乏的东西，也是索忍尼辛为什么要严厉批判西方的根由。

人要有追求“分殊”的自由，但不可流于相对主义，另一方面还要有民主的共识，对于超越的“理一”的祈向。但我去年八月到夏威夷去参加第六届东西哲学家会议，却发觉绝少有人了解这一层微意。这使我感觉到哲学的真正生命不一定体现在学院之内，而表现在真正对人性的尊严、道德的完善、超越的祈向有体会的个人身上。我们不可一味跟风走，必须把握自己内在的定盘针默默地耕耘，开拓思想与精神的境界，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来临。

（原刊于《九十年代》总二四一期，一九九〇年二月）

3. 多元主义的隐忧

近年来我们多讲民主自由、开放多元，我自己也相信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必须走上的方向。但是不知不觉便形成了一种倾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样的发展是有害的，我想利用一些晚近的事例来说明无条件地支持多元主义的不合理，它背后的隐忧是有必要提升到意识层面上来而加以正视的。

一般人往往未觉察到，民主的实行是有一定的预设的。民主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信仰之上：理性有能力设计一套制衡的机构来限制权力的过分集中，人能够通过理性的讨论与沟通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换言之，民主的背后是假定了一个根本的共识，如果这样的共识不再存在或者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就会陷入危殆之境。

理一而分殊，脱离了理一的分殊并不一定是积极正面的价值。以苏联